臺灣北部分團

6 月月會記錄

時間：2012 年 6 月 17 日 14:30 pm ~ 16:30pm
地點：爵銘學舍
出席：宇恭神父、武金正神父、春旭、巨烘、麗如、祖思、敏儀、慎明、僑榮、嘉玲、海鵬、筱敏、美基、晉德、小霞、黃乙白、邱智偉、美蘭、李昀、李昕、吳瑞玲、桂林、翠雲、志賢
主席：春旭
記錄：美基

月會內容
新朋友介紹：
吳瑞玲，輔大宗教所畢業，在靜修女中宗輔室服務。每週來參加週四祈禱。
李　昀，為昊曈、美蘭的大女兒，在高雄一家科技公司服務。
李　昕，為昊曈、美蘭的小女兒，東吳大學音樂系，暑假後升二年級。

主題——年輕人與服務團
為使基督服務團世代傳承，如何吸收青年加入本團，是今年區團年會主題。
上次月會討論青年工作方案，決議是落實老團員對青年團員、青年朋友的陪伴和聯繫。但是，這個世代的青年團員與上一世代團員的成長、教育、工作的處境截然不同，在我們談論要以師徒制的一對一方式陪伴之前，必須先與青年人坐下來對話，聽聽他們自己的想法。今天邀請到兩位年輕的預備員邱智偉、黃乙白，另一位預備員陳莉慧正好出國，無法參加。但事先也與春旭個別談話，提供了書面資料。

問題一：當初是基於哪些因素作出入團的決定？有沒有衝突點？如何克服？

莉慧(書面)：莉慧唸輔大研究所時，思伶是指導教授，從思伶的教學及與學生的互動中，看到後來所知道的服務團的使命及態度，也因此受洗成為基督徒，並以思伶為效法的對象。自己並不覺得有什麼衝突，因服務團不會太緊迫盯人，大家都很獨立，很適合自己喜歡自由自在的個性。

乙白：學生時代因帶營隊而接觸到信仰，所以對我來說，信仰與行動密不可分。但離開學校後沒有機會帶營隊，而其他信仰團體的聚會模式又多半以靈修及對個人的關心為主，似乎少了可以實踐信仰的行動場域。這幾年因小霞姐的邀請，到大陸帶營隊，且曾在服務團的一次年會中，聽了思伶姐講〈服務領導〉，讓我受到吸引，因為我感覺到服務團試圖在行動中傳遞信仰。

但我個人有兩個比較衝突的地方，一是即使現在已是預備員，但對這團體還是有模糊的感覺。另一是除了小霞姐外，我希望還能跟其他團員建立較深的關係，就像莉慧與思伶姐那樣深的關係。此外，我目前還是只參與大陸營的工作，希望能接觸到更多的工作，現在與服務團的感覺是好像有聯結，又好像有些遙遠。

還有就是「興教建國」的精神，我們能理解這個精神有它的時代背景，而現在能有某種轉化的方式。但我們不知如何與同一輩的年輕人一起思考出「興教建國」在我們這個年代的意義是什麼？可能因為我們彼此的聯結不夠。所以我對服務團的人、事，以及「興教建國」的精神對我們的意義，都很模糊。

當初嘉玲姐和小霞姐問我是否願加入服務團時，心中確有掙扎。因為一旦做了承諾，就代表我跟這個團體應該要更接近，我勢必要對這團體更有認同感，或應付出更多的時間跟精力，但又覺得要付出的對象十分模糊。後來與春旭大哥聊起，他說也許不必急著要趕快做事，也許可以先跟這團體的人更熟悉，從他們身上看到更多服務團的精神再說。

智偉：我原本在中學生聯會帶營隊，聯會辦公室就在樂銘旁邊，因而認識小霞姐，受邀去帶大陸營，也因為小霞姐而知道有基督服務團，她常對我說，這個團體很酷、很好玩，你應該常常來。我一直到第四年，也就是去年，才成為預備員。可以說我是因為大陸營而認識服務團的。剛開始時，我發現每次帶完營，在慶功宴時，都會發現一起吃飯的人，跟我的年紀很有距離，這對我是一種壓力，因為我很怕跟長輩相處。因此也會懷疑自己加入這團體，能付出什麼？每年服務團的大活動，小霞姐都會邀我參加，但我總是有所顧慮。

後來藉著服務團的許多刊物，了解了服務團運作的機制，以及各團員的輪廓。也知道有祈禱會、有讀經，全世界各地都有團員。就這樣有了比較多的認識，對年紀大很多的團員也不那麼害怕了，可以自在地聊天。於是我覺得可以來這裡學習，「學習」是一個很大的吸引力。向年長的團員學習如何講話，以及工作的態度。我在同年紀朋友中得不到的答案，在這裡好像可以得到。這似乎是讓我願意加入服務團的最主要的因素。

至於乙白認為很難懂的「興教建國」四個字，我倒覺得還好。對這四個字，我可以有自己的解釋，但目前還沒完全找到。我在 20 歲以後常上教會，常跟修女、神父談話。修女說我是很有活力的人，要用自己的形式光耀天主、傳福音。所以我對「興教」二字的解釋，就是用我自己的形式來傳福音。「建國」則是，我用我習慣的方式及語言讓更多人認識天主，因為我是說中文的人，所以我能發揮效果的地方就是我生活的這片土地。藉著天主賜給我的力量，我讓這個土地的人能有更好的方向。這就是我對「建國」所做的解釋。所以我很容易把自己的教友使命套到這四個字上面，這不是什麼大問題。

問題二：成為預備團員後，在形塑團員身分上，你碰到哪些困難？如果這些阻礙的因素區分為自己的部分和團體的部分，那麼屬於自身的因素是什麼？屬於團體的因素是什麼(例如缺乏互動管道)？

春旭：我可以先說說我個人的經驗。我是在 2000 年奉獻為預備員，2002 年成為正式團員，所以有兩年的準備期。當初在我的本堂有好幾位服務團員，我跟麗如、巨烘又很「麻吉」，常有機會從他們身上看到服務團員在做什麼，從他們參與堂區工作的態度上，看到有些不太一樣的地方。他們比較有台灣教會的視野。我也跟著他們參加服務團的各種活動。可以說，我

有團員及團體的引導，自己也積極的回應，所以一直都很順利。但這樣的順利不一定會發生在你們身上。請談談你們的想法。

乙白：參加一個團體後，要有越來越多的約會，關係才會越來越深。我個人的困難就是「時間」。在我生涯發展的這個階段，我可以說是被工作追著跑，一有些時間，就會好想休息。這就是我自己的限制以及需要調整的地方。對我來說，如果那聚會不只是聚會，還有一些工作，例如大陸營，那麼我即使忙翻了天，還是會去開會、帶更小的年輕人來接觸這工作。所以我的問題是時間，在有限的時間下，要把時間用在什麼形式的聚會上？

我很渴望與比我年長一些些的團員親近地來往。當然團體裡的長輩很關心我們，對我們的生活好奇，想知道我們過得好不好。但他們的人生經驗與我們還是有差距，若能有年齡只比我們稍長一些些的團員，我們更能從他們身上學習。

我也很想參與更多工作，一聽說真福山有青年工作，感到很興奮，很想去，可是高雄又確實遠了點。所以在工作上，似乎有些困難。但是在成為預備員後，帶大陸營的心態已經與奉獻前不太一樣。之前是幫忙的心態，現在比較覺得是自家的事，與更年輕的孩子合作時，會開始打他們的主意，想把服務團介紹給他們。所以要奉獻之前，我有些緊張。

智偉：對我來說，從不是預備員到成為預備員，這之間的差異和困難，好像沒有什麼不同。在宣誓前後，我對服務團的認識並沒有增加或減少什麼。我在團裡最大的責任是帶大陸營，但我在成為預備員之前就已經在做了，而且我從一開始就認定這是我的事。對於團裡年齡比我稍長一些的大哥大姐，我很渴望知道在若干年前，他們是如何加入服務團？為何會想要加入？但好像沒有什麼接觸的機會。

莉慧(書面)：在成為預備員後，並沒有遇到具體的困難。對於「興教建國」四個字，覺得在自己對社會能有什麼貢獻都不確定的情形下，對於團體的使命，不知該如何認同。至於對團體的認同與溝通，目前已很足夠。說到參與團體的活動，若有工作必須負責，則很樂意參加，但若只是讀經、月會，出席的意願就不大。不過，自己也應該化被動為主動才是。

問題三：在什麼樣的情況下你會宣誓為正式團員？

乙白：在我比較清楚找到自己對「興教建國」的認同和定義，以及我跟這團體的成員真的有足夠的親密感時。如果可以的話，我想團體對年輕人可以有不一樣的主動性，而過程可以更貼切年輕人的需要。

智偉：我想我要比現在更認識團員。對團員及團體有更多了解，才能說服自己成為正式團員。也就是先要認識團員、認識團體、認識使命。

莉慧(春旭代)：我在下次團長的邀請下，就會宣誓為正式團員。因為對服務團沒有什麼疑慮，也在努力做這準備。

問題四：你是否會邀請你認識的青年人接觸本團？是或否的理由是什麼？

春旭：最近在高雄舉行的大風營，乙白和智偉本想邀請更年輕的朋友參加，因為時間不能配合，所以沒有成功。可見二位已經注意到這樣的事了，本題的答案也很明顯了。

現場回應一

*非常謝謝三位的真誠。唯有真誠才能幫助我們理解。由三位的談話，可見年輕人很願承擔工作，願意接受挑戰。我們團體可以從這方面來思考。
*年輕人需要與一些年齡稍長團員的互動。
*生活中每個階段有不同的挑戰，與服務團的來往也有不同的困難，只要誠實面對自己的內心，不必太在意別人的觀點。
*智偉提到很怕跟年長的人相處，不妨想一想，若有一天你成為單位主管，而你的部下已 50 歲，你要怎麼面對？會很敬畏嗎？所以你一定要嘗試與老傢伙來往。我認為必須要找學習對象，而且不要只找一位，要找很多位。
*不論是一個人或很多人，重要的是要與人有聯結。從預備員到正式團員，如何與大家聯結，這才是最重要的。
*在工作忙碌，時間有限的情況下，變成工作第一、休息第二，有我們能做的事第三，沒有明顯貢獻的排在第四。如何在時間很少的情況下，與廣大的團員有聯結，就是我們的挑戰。
*我們自己的主動當然也很重要。我很好奇，是新人被吸引來靠近，還是團體主動去靠近？我自己覺得，服務團是一個彼此緊密的團體，有自己的特色，所以會認為，喜歡的話，就自己來哦。這是我片面的感覺。
*我們對於吸收新團員，並沒有策略，現在誠懇地邀請乙白和智偉幫我們釐定策略。至於多久，沒有關係，不要有壓力。
*我個人是 1976 年入團，當時 32 歲，入團是因為僑榮的關係，但對團體不當一回事，甚至還跟當時的總團長請長假。到 1990 年，忽然信仰蘇醒，信仰的門開了一點，發現了一個新天地。於是慢慢回來參加月會，但並沒有人理睬我，這是因為我沒有參與。所以我想不要急，如果真的很忙，沒有時間，也沒有關係。要做一個快樂的團員，不要做緊張的團員。一定要心甘情願。過程很重要，方向要正確。

現場回應二

智偉：現場就有幾位年輕人，願聽聽各位對服務團的感覺。

瑞玲：我覺得今天像個觀察員，聽到他們的心聲，感到他們好像很孤單，很渴望有同伴。我今年 30 歲，在教會裡，與我年紀相近的人，也常覺得很孤單。例如我從小就參加道理班，唸大學時參加大專同學會，但進入社會後，常感覺沒有一個能陪伴的團體。基督徒如何看工作要加班？怎麼看經濟？怎麼看結不結婚？我們有好多疑問，但沒有人陪伴我們去看這個時代給我們的記號。服務團很能吸引人才，但團體需要更透明，更有曝光率，讓很多大學生發現

有這個團體。我們年輕人很有爆發力和熱情，很想做事，但我們沒有方法。智偉他們幸運的是，他們有管道，也有意願和熱情，但做到最後又感到好孤單，希望多一些朋友或同輩。服務團希望更多年輕人加入，但想做事的年輕人又不知道有這團體，這是很可惜的事。

乙白：的確，我們目前在這團體裡是屬於少數，我們渴望跟中生代聯結，但目前的情況又是很難在生活中把它列為優先，所以在這種窘境下，只好透過工作。但希望除了工作外，也有更好的方式幫助我們跟中生代或更資深的團員聯繫。

瑞玲：我發現我們年輕人的通病好像是不太能被要求。例如參加聚會就是一個要求。每個月的月會，你就是要拒絕誘惑，拒絕玩樂，而來參加月會。但跟我一起長大的年輕人，因為選擇很多，所以在自我要求上比較鬆懈。所以二位要肯定自己是很優質的教會青年，願意被要求，渴望被要求，甚至希望多一些挑戰。這是很不容易的。

海鵬：服務團好像習慣各搞各的。許多年輕人的經驗是年長的人沒有的，所以也無法設計出適合年輕人的東西。你們如果再多兩個人，也許可成為一個主體，做你們想做的事，設計好了，請年長團員來參加即可。那樣會成為較強勢的團體。多年前我們與思伶等人曾經這麼做，覺得還滿成功的。至於優先順序怎麼排，是個人的事。但一旦建立了一個可以做事的小團體，自己的意義感就會產生。

智偉：李昀、李昕跟服務團的關係是因為爸爸跟媽媽。請說說你們對服務團的感覺。

李昀：我覺得服務團就是一個家。爸爸走時，我剛唸研究所，大約廿二、三歲，生活一直有許多改變，所以沒有固定去上教會，也沒有固定的堂區，幾個月前到南部工作，前兩三星期，劉阿姨介紹我參加高雄的服務團聚會。對我來說，個人的旅程剛剛開始。

李昕：剛聽到基督服務團，覺得很嚴肅。因為我許多朋友都信基督教，看到他們不停地說主啊主啊，阿門阿門，覺得為什麼要這麼嚴肅。今年四月，為了要去頤福園表演的事，第一次來服務團，感覺很好。阿姨很關心我，不像媽媽那麼囉嗦。覺得像一個家一樣。我想，如果以後我沒有去哪裡深造的話，應該會加入服務團。

智偉：這次在邀請大陸營的服務員時，發現他們願意來帶大陸營，是因為可以跟同樣年齡的人一起做事。他們應該不是為了基督服務團五個字而來，而是有一個地方可以發光發熱，可以傳福音。我之所以認識服務團，還是因為人。如果我們開放一個空間，讓年輕人來做，我想這是個好方式。

剛才瑞玲說年輕人很孤單，我反而覺得年輕人太忙，有太多選擇，比方這次大陸營，要排個開會時間都排不出來。在年輕人有那麼多選擇時，如何讓他們注意到我們團體的特殊，是值得思考的事。

小霞：智偉曾說一進服務團，我好像就不管你們了。其實我是希望你們能多跟其他團員接觸。所以我們想知道的是，如何去關心你們，卻又不對你們造成壓力。

乙白：我想表達的是，大家可以多多關心我。打電話、e-mail 都可以。

武神父：在過去，各個團體都是，有人願意就來，來了，就考驗考驗，可以的話就加入。但現在的模式卻是連推動都很難。年輕人還是那麼多，可是看起來卻是那麼少。怎麼找新團員，變成了很多團體開會的主題。但是沒有很大的效果。我不曉得年輕人怎麼想這樣的事情？

左：潘春旭、邱智偉、黃乙白、黃美基、武金正神父
右：葉翠雲、莊筱敏、張桂林、歐晉德、沈志賢、張宇恭神父、宋祖思